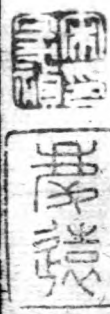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華亭張鶴世調甫著

使東日記并詩

庚申五月初五以



國母計馳告畿南五郡暨遼東西時遼有兵事單

車奉使頗愜素懷既 陛辭故事宜有

天子敕下禮部部錄黃畀使者而徃重國典也朝

議以為候 勅是然奏已後時遂不得徼

俞旨至初十日乃行午出都門至蘆溝橋得梅

長公學憲書敘別離之緒感慨悽愴幾不可
讀且曰不南直而遠東豈將窮關外形勝及
塞上方畧耶須將彼處事情實實窮究做成
牧之二論子瞻五畧寄我讀之無使人笑毛
錐不及大劔長鎗也余珍重其言夜抵良鄉
官舍俱別有主者宿破宅中土床苦蟣虱不
寐達曙覓清水煮糜烹茶皆不得遲明見一
二供應人皆頭如蓬葆衣不蓋肘去天尺五
風景遂至此憐而賦二律

山城通 帝里極目際平沙野麥荒秋色村鴉落
晚霞欹床難穩夢苦水不煎茶豈是延窮客燒車
上座耶

樂浪邊聲急朔方民力枯還官那有粟供傳總無
厨未作隨車雨何勞束帶趨轎軒能州賦執筆更
躊躇

十一日早飯後遣班役候勅輦上因書前二
詩寄須日華儀部

遣長公使者還酬詩二律鐵牛仙彌我兩人

戲相號也余攝雍終而長公視學篆齊魯間
彌也忘機仙作伴牛乎有骨鐵爲名泰山絕頂尊
東魯壁水流風說鎬京自是鱣堂多雅化由來玉
署早聯盟眼中却笑吾老矣看爾黃金帶已橫

黃金橫帶謂何人藜閣書生補闕臣天子文章旋
世軸士宗山斗定人倫高歌不數郢中調鼓瑟能
傳魯國春我去扶桑探海日共君日觀指紅輪

約之

同登
泰山

午後移過直指別署館人將迎頗肅戲題一

律解嘲

朝辭 帝闕使車單一様風塵兩様官燕酒醉傾
歌碣石吳鈞笑攬度桑乾郵亭不識龍蛇字關吏
仍尊獬豸冠今日皇華聊訪俗漫留征驕且盤桓

十二日早發良鄉過瑠璃河看鐵高鎮橋柱
也水力洪洞故鑄鐵柱支之時水落裁通細
流飯後過巨馬河河水竭彌望平沙先是

聖母孝定皇太后出帑金鉅萬剏石橋于河上橋
壞于洪水今且車馬從斷石下過不復有涓

滴矣土人云當水發時不辨牛馬問渡者望
洋而嘆也

午後過涿鹿舍中時東方有兵事見道路甲
援兵經過今宿關廂毋暴苦凡再三題壁間
志感

混沌既鑿天陰符出書契太白高翔方干戈動黃
帝鬪龍豈不仁毒螫須禽雉恨彼蚩尤虐而開萬
世厲繇來話戰場屈指軒轅地佳兵一濫觴擾擾
八千歲我 皇學空同垂裳倣古製固多不殺威

亦有時雨濟年來守四夷狂犬東隣噬當關戰士
歿出塞將軍殪不聞霍嫫姚兼有中行說 御書
賜故劍幕府發新誓飲血懸胡頭滅此不再計未
許犁幕南設險先防衛將推九塞雄士揀三河銳
乘障數未盈軍書晝夜遞樞密下虎符催督及椎
髻郡邑窮僉派丁男併贅壻出門各吞聲十室九
流涕不受塗旅歎恐作沙場瘞兵多餉亦艱司農
又告瘠精衛填滄流力竭終難繼豈有不涸倉年
年添額稅割鼻療腹饑腹充鼻已劓中原民力枯

扶桑詎能繫我從此地過援兵日連袂馬蹄似梭
織飲食如流逝况有使車來供傳繁厨隸因此一
方苦太息畿南敝救敝竟如何營平聊補綴

十三日留涿鹿待 勅夫出京旣已旬日而
盤桓不敢前進欲再守候恐羈王程將徑就
途懼失禮制信進退之兩難也

官舍夜坐讀王侍御蒞宇先生疏草有感余
瀕行侍御公贈以疏草一帙其所言糜虜墜
田蠲稅課罷募兵諸疏鑿鑿皆危言石畫矣

余讀而悅之爲言路慶指南也

直言在國爲元氣斃虎相爭空鼎沸老成論事總
片言濁者爲涇清是渭有時盈庭盡卷舌霹靂一
聲醒聾聵有時排闥叩 天門那管嘖喉忌觸諱

只今邊事日倥傯內窘徵兵外糜餼國帑嘗餘朽
蠹錢軍前更急漏卮費治粟空勞遣部郎屯田不
見置都尉州郡竭髓同枯魚父老苦兵如刺蠟先
生慷慨陳昌言剛吐柔茹水火旣亟須廟筭恤民
艱無令中原赤子畏河內蠲租効汲孺秦中刺配

折韓魏長纓未許繫犬羊尺詔猶能縻島卉堂堂
石畫樽俎間總爲宗周恤其緯諫書滿紙日月光
赤心一片鹽梅味

十四日辰刻將發涿鹿差役自京師來云內
閣擬勅具奏且書勅矣 聖意以科臣差計
難之論內閣留待封差用內閣附奏各差官
俱已出城 勅書遂停不下午刻過定興畢
令君自肅來謁令君譚論慷慨有幹濟畢白
陽先生弟也語次相勞苦令君曰畿南州邑

當諸路之衝車轍馬蹄逢迎不暇而近以援
遼兵輻輳所過騷擾慘於五兵至有排戶直
入逐人妻女而寢處其床老翁病嫗炊餉不
給則馬捶鞭其背號楚之聲徹於闔闔令噤
不敢問即問譁而詈且厲令也可奈何余問
其故曰總之統帥無紀律且陰授指諸部卒
鴟張爲聲勢耳嗟乎余嘗聞岳武穆出兵士
卒有取民間一笠覆鎧者立斬所過借宿逆
旅晨起必爲滌器以行故敵人曰撼山易撼

岳家軍難也。今此輩剽悍掠齊民如野獸，不受羈係。一當大敵，有駭而潰耳。曾如是遼陽城北，有麒麟塚，望見未暇一登。是夜，余具催勅疏草完，僕人甚痛，無能再往京師者。

十五日發安肅，午刻至保定城外驛中清苑。張令君弘襟來謁，爲假一隸飛騎入都，因迤邐前途以俟其歸。

請勅一事，余將行時，頗相相侍御，託徐國博明衡來言：大禮不宜草草，須有勅乃行。左滄嶼侍御遣書來，極言宜正此典禮。余少停以待，而孫少宗伯公夜來訪言：部中查無故事。見侍御書，因袖去。余偶想皇明詔令一書，夜半啓書橐而視之，則嘉靖中

孝烈

孝潔及

武宗皇后三勅在焉。遂手錄遲明而投於少宗伯之門。門者收而混入宗伯公弗見也。至午

後左侍御過訪偶告以舊有三勅侍御云我家亦有此書遂別去至晚而宗伯公再有札來云閣中俱查無故事奈何余遂封原書報命去二鼓而左侍御一揭帖見投則已悉載二詔持論凜凜矣余當日原檢以呈宗伯而不虞侍御頃刻昌言遂令檢故事者懷多事之懼也

酉刻而入慶都慶都陶唐氏之鄉也有堯母陵在官舍左拜謁祠下有丹朱墓在城南未及謁時官廨俱爲援兵渠帥所據余旅舍左一公廨頗寬援兵屯其中醉呼徹夜五鼓聞暴掠冤號聲遲明而寂然則曰官兵已滿志去也時許令君來謁言其狀甚苦余曰此輩寧可以方畧治只厚體貌獎其渠帥令其約束部落而戒百姓勿閉門稍給其醉飽速之去慎勿激令公是余言十六日發慶都入定州境定州古中山國韓魏公蘇長公常帥其地有長公雪浪石在州學中有魏公衆樂園

在城北宋時隣契丹盖北邊鄙也余嘗讀陳
宛丘集有送李端叔往定州序謂宜椎牛饗
士壯邊人之氣而不應計較宴醢金錢盖其
時定故武地而備邊須養士力也是時坡公
在定故端叔往宛丘送之以告坡公云然余
一入定境見驛路官柳夾岸岸有溝溝外土
墻週之車馬絡繹其間墻外田禾隴麥油油
蔽野盖熙然一樂國也詢之則刺史沈庭英
修封疆甚飭沈君蒞畿南兩邑徵吏治異等
畿南人思之故再擢爲中山守云余從涿鹿
而南見平沙蒼莽荒葛野蒿與破屋頽垣相
鑿者無處不有私念以土人之力墾之鑿溝
築垣栽柳樹蔭其中墻外則麥稻膏粱棗蔬
瓜果土膏之利且不勝用寧止懇荒亦可防
盜而何司民社者一不留意故心快中山守
之賢也然定州以南皆相似不類涿鹿一帶
矣

十六日尚留定州舍中辰刻而刺史君自郡

歸來謁延之貌朴而情真蓋有心任事人也
宦途輒先甲第而鄉科作善吏都無物色余
故特采而記之

韓魏公衆樂園

武郡憂邊日偏能樂衆人旌旗一改色花木自添
春官道槐陰古虛堂月色新誰能寒敵膽一嘯定
胡塵

十八日抵新樂董令君一經來見具言目前
兵苦且曰賦急而民逃役繁而廩竭如空釜

止兒啼將何策可救余曰莫若修墾令夫地
墾而粟多粟多而民飽以飽腹供他擾庶或
可支余又進之曰士大夫患無此點真心耳
辦得一副真心腸即水盡山窮定有窮則變
變則通之處故周書云罔曰弗克惟旣厥心
令君竦然因別去余見道上有額曰北嶽正
祀因想此恒山道也五嶽勝地當一謁之而
土人誤指恒爲黃遂具車馬迎余往至則山
荒石險及巔而讀碑乃古少蓉山今爲黃山

者也因大笑時微雨山僧引看龍池池側有
象鼻石曰此龍母也池創宋熙寧間古碑尚
存少蓉山爲仙女修煉之所後黃石公隱居
于此因名黃山云漫賦二律

時村人
供紅杏

錯認恒山路到來亦有山總饒雲外趣况是雨中
還茶新聊試碧杏熟未供丹歸路看城市參差翠
樹班
山荒真太古塵遠即仙區古洞遺黃石丹崖有素
姝地分龍吐水天遣象啣珠若箇曾游此清緣未

許渠

十九日發新樂午刻至伏城驛薄暮至真定
朱郡守咏白同社友也邀至府舍夜話言募
兵患苦甚悉是時直指按真定兼奉

勅地方召募而掌科亦率其所辟參隨數輩以衝
命來真保間民力枯久矣何堪再擾倘以召募事
權假之參隨是虎而翼食人殆無噍類若孟
浪派之各州縣取一切苟且報成事則勢必
編派里甲出金雇無賴少年充數沿途逃散

仍累民間此事畿南第一剝膚之災而不知
當事何以邀

俞旨也余曰今當先定兵數即如一府該募幾何
凡兵一名安家行糧諸費幾何總數而量各
州縣之肥瘠以派之各州縣輸其所費金錢
于府府乃擇各衛所世職軍官有身家饒局
幹任事者責成其召募每募一人則面試其
膂力核其鄉曲里居而後頒給其募之直至
於募既完而各以募之人統之厚其廩給優
其犒賚而速之出關民不擾而兵多實用此
在君侯當留意也咏白以其言爲然咏白蓋
強力能任事者其馭募科參隨將士一不假
借蓋此輩皆都下游食原無職事不戢爲一
方害故余甚服咏白之能持大體也時主募
兩公皆名人夫能用咏白之言畿南諸郡可
倣而行矣

援兵謹

過慶都目擊援兵暴苦民間爲作此
蓋實錄也

老翁土床臥牛衣老媪當牕紉破襦稚兒竈上憂

釜糜糜薄不克兒腹饑驚聞一聲叩門急彎弓帶
箭橫闖入稚兒哭走床下匿叟翁下床相煎逼驅
嫗取火急烹煮東隣買酒西隣黍東西兩家各受
兵一粒一滴不肯予老翁老嫗跪痛哭今日肚皮
昨日粥賣衣典袴止百錢獻與長官來折乾長官
出門怒如虎走往前街尋大戶前街大戶緊閉門
拋石敲破正黃昏殺鷄炊黍忙相迎酒漿澹泊怕
逢噴旣供醉飽索鋪陳直入臥內據牀裯妻女羞
帝各奔竄竈前火滅人影斷五鼓仍來治早飡但

求飽食上征鞍出門未去索官馬馬頭哀告馬箠
下官馬不百兵幾千况兼骨立不堪鞭沿村搜括
來充數上馬嫌瘦勒貼錢馬頭十賠九逃散縣官
束手空長嘆千瘡百孔一隊過後隊又到來徵辦
我聞岳家軍撼之難撼山取民一笠法輒歿旌旗
不擾民相安大將治軍有紀律金錢不愛身爲先
而今將帥少忠赤駕馭無方事姑息浪誇大劔貌
毛錐借之爪牙生羽翼沙場未見戰士苦百姓苦
兵倍苦虜假饒攪斷混同江難救流離哭三輔廉

將精兵不在多遼邊未實他邊疎約束全無其兒
戲軍前百萬何爲乎嗚呼廟堂調兵奈爾何

募兵謠

募兵苦狀聞於州邑諸君太史陳謠以告當事冀有採而用者

長白兵氣亘砂磧黃龍塵昏封豕躑將軍鼓鼙戰
不力幕府攢眉檢兵籍三河材官出里閭六郡丁
男起棘鋤西川鏢弩西秦甲南楚戈鉞晉射疏十
萬雄兵苦未足溪酋尚長徵呼續白簡曾糾奉詔
遲紫衣還寵勤王速紛紛兵車動天下中原驅民
似驅馬長途汗喘筋力疲躊躇不進鞭撻打開築

僉勾城旦春匠夫起送鬼薪同部檄征牛窮冀北
詔書募士又河東河東冀北三輔里田土汙萊民
竄徙未聞義士樂從軍那有征夫去遠壘繡衣持
斧霜簡白黃門幕下聲靈赫 聖旨欽依勒限嚴
邊書來告添兵迫勒限添兵可奈何不求精銳只
求多通都游手虎生翼沐猴而冠飛而食州縣逢
迎求免參醪錢來媚旗牌官一兵安家兩兵費買
得旗牌嗔作喜鄉村里甲苦調停十家編戶出一
丁父兮哭子兄哭弟寧處里門不捨去博徒惡少

來他鄉饑無粒食寒無裳願拋一歎替行役免得
伊兒委道旁十家養之如養子炊黍蒸鷄竭甘餌
大錠黃金繫在腰出門上馬良已矣何圖半路黃
金空犒賞未給行糧窮須吏逃竄他山谷勾補仍
來擾里中里中鷄犬無寧夕星火官牌追絡繹老
翁坐倉老嫗啼賣男別募去遼西糧官并要完新
稅草房典與他人棲吞聲野哭勿復道八口家同
秋葉掃嗟乎東方未取胡奴頭募兵之今何時休
嗚呼募兵之今何時休

二十日發真定過大宋隆興寺蓋趙太祖征
燕還過此舊有大佛銅像在後周時半毀鑄
爲錢存其半暴露中野宋祖爲更鑄像高三
丈餘建重樓貯之氣象頗閎備前殿治兵器
其中聲錚錚然

午至樂城縣樂武子所封地也城小而地亦
瘠酉刻入趙州州守宜興蔣君覲來謁同年
蔣孝廉族也年少而襟度冲雅其請益意良
懇是夜與之話三鼓

廿一日將發而聞同館魏道冲年兄以是日
午刻至因留待之同州君游栢林寺看唐吳
道子壁間画水水勢兩壁各自奇絕盖一似
崩瀉一似浪湧起伏奔赴目駭心疑寺古趙
州和尚所說栢樹子成佛話處也傳燈錄云
趙州有箇松栢話禪客相傳徧天下盖古來
海內三大林竹林少林栢林云而寺荒頽僧
皆野樸不能支朝夕盖地朴而民儉不似吳
下之侈金碧而罄膏脂也獨訪其趙州語錄

一冊併禮其壁間像云別州君出東城訪廉
將軍墓去城二十里墓高廣十餘畝童而不
樹土人云先年土中多金銀器土人祈而借
焉掘之即得已仍埋還凡借無不與者後土
人借多不還而里中惡少遂謀發其藏不數
尺箭砂射面如雨故探丸兒不敢問後土人
牛羊多病歿遂盖一馬王廟以鎮之豈所謂
馬服君者耶而墓窳然常封矣轉西南數里
謁龍王廟州君又往候于此共觀龍井讀廟

碑謁龍母祠匣中貯小龍似蜥蜴而有角云
出沒無常蓋疑土產此蛇道士泰之時出其
一以愚村人求施舍者獨前龍井云土人每
早往禱以瓶蓋井上隨神所與水多少雨即
隨之其瓶中無水者即涓滴不得也其說甚
異然祠宇勦建甚難神即神乃人亦神之弗
能徼厚施舍也東有李左車墓不及往入
過道冲官舍中話半日對飲官厨酒道冲又
過余舍而別道冲自癸丑九月都下別今七
更歲矣相對各驚喜話不能盡是晚五鼓雨
廿二晨起雨不止予再往過道冲別道冲贈
予翦頭詩予和其韻時已在栢香道中也

客路連朝雨孤城五月秋相逢聊對酌欲別更淹
留交誼憐青眼功名感白頭何能謝朱紱垂老臥
滄州來韻

單車平棘路涼雨客生秋斗酒七年別離顏半日
留舊狂仍在眼新恨各添頭安得胡塵淨相將泊

鴈州步韻

午刻至栢鄉古栢人地二府沈君署邑事來
謁余作一書託往朱郡公索觀邸報乃遣飛
騎往是夜宿舍中

廿三日清苑張令君所遣騎入都信還先是
余催勅疏屬國子椽王友仁上而椽往禮部
探云十七日內閣奏入知十八日于文華殿
頒勅禮部堂上官便可騰黃差人齋送矣遂
停上疏以待齋勅之至午刻而咏白寄邸報
至則見真保晉中已改差劉大行廷佐于二

十日 陛辭竟未知其有勅與否覺行止之
難決也

廿四日發栢鄉午後過內丘則順德境尚留
舍中半日以候 勅也

廿五日勅信杳然遂發內丘午刻至順德郡
守汪公元功也余以未得勅而計音又不宜
遲途中作書致之大畧云雖使則 皇使宜
展郊迎萬福之儀而劄係部劄難行 龍亭
捧置之禮汪公先于傳舍中來議悉如奉

詔常儀但後補勅耳遂行禮如儀注故事而廣
平大名二府皆如之余心重汪守之能尊
君命有遠見也

未刻往城南訪門人王可仲所建水閘引百
泉以灌民田者離村二十里土人引余至閘
上讀記事碑皆伏地號慟思王令君云可仲
爲邢臺今三年 召入擬南銓而未幾客歿
化州僅存一子貧不能葬時土人將爲令立
祠而祠未成余許作碑記其績作歌以享之

申刻發順德至沙河

廿六日發沙河渡河水過馬腹午刻至臨洛
關申刻至廣平致計命如儀

廿七日訪同年李聶許兄弟小飲別午至肥
鄉趙肥義故里南有漳河水橫出平地舟行
二十餘里廣陌皆沮洳村民頃刻隣魚鱉矣
晚宿廣平縣

廿八日發廣平縣午至大名致計命如儀元
城縣令方大任鄉同年也以服制故暮夜來

話遂別

廿九發大名過舊城云此宋天雄軍也有宋王欽若五禮碑頌封禪事感時一律

日落征途訪故官行人指點舊天雄荒城絡繹牛羊下古墓高低禾黍中漳水不堪添夜雨澶碑依舊樹秋風古來河北關興廢一說干戈恨未窮

遂渡衛水申刻至冠縣宿

初一晨刻而部齋勅者至蓋錯走河間道又不肯前進遂坐待誤事也幸先是三郡俱已

成禮遂作書謝三郡守騰黃遣原齋官送之發冠縣未刻至臨清同年吉兵使過訪約話別舍署州楊令君來見甚慷慨有胸次人也初二日晨刻書援兵募兵二謠送吉兵使楊令君持素綾來求余書二謠云欲刻之石遂發臨清午至故城晚至武城同年王令君子鑿來謁邀余夜話別舍中二鼓而罷

初三晨刻書二綾還令君發武城申刻至德州州守故國子屬吏謝君錫教也時以國哀

故不得面餉余南榼遂知南味

初四日發德州午刻至景州

景州吏目哭訴道旁有官餉四千二百遇暴
客十六人白晝被劫於中野時征東逃兵潰
散四出郡縣苦之作南山猛虎行

南山虎北山盜行路難三河道三河健兒走風塵
彎弓躍馬氣縱橫馬頭一指催萬人鳴鏑響處飛
弧驚征車鱗鱗出官路官錢私錢走如鶩官錢押
解濟遼軍私錢興販資商賈河東一路村無烟枯

楊荒草六月天車夫汗喘車輪折百里五十行不
前霹靂一聲呼廣漠壯夫墮馬魂膽落止求買命
不求錢官錢破積私傾橐何圖遼餉四千餘景州
白日供搜攫刺史傾家認賠補捕官追比徒號呼
官餉坐守急星火地方捕盜同捕虎赤白誰能探
主名半是丁男半逃虜戍卒何緣騁畏途那堪枵
腹行負戈送徒有長不相惜絕塞長征可奈何安
家未曾給家口行糧蕩盡空束手不見將軍享士
牛那聞 天子勞軍酒當初調募有前言不往征

遼但備邊中途申令仍勒限出關火速赴軍前調
來充數半羸卒况兼召募盡游食紀律不閑搶掠
多當年從軍已作賊而今逃竄走荒郊關山難度
家鄉逢家鄉追捕兵符速妻子囹圄身鬼錄徬徨
中路欲何之正是山窮水盡時途中饑渴相煎迫
不作探囊將告誰馳騁黃沙盡官騎不特兵逃馬
亦去狐叢時防夜半鳴潢池須備日中起中原一
呼如鼎沸東方百萬同魚潰欲將弭盜策安邊調
兵募兵胡易言

是日過阜城會鄉同年王通明太史酉刻至
富庄

初五日發富庄午至獻縣耿兵部藍陽余昔
年譚道交也逝矣斗酒奠其廬無子立族子
爲嗣徘徊愴然藍陽之學以即事即物自我
做主爲宗余微進之曰因物則聖宗執我則
霸學藍陽爲常熟今以操法太急爲邑豪者
所中擬授兵部而旋中白簡調原官遂歸隱
養母作書謝余言謂當奉母終身俟道力深

定而後再出也藍事母孝親黨言其歿甚奇
母故林姓所居里有臺名林臺先生築之奉
母時遊其上母沒廬墓三年悲痛無聊躬負
土益廣其臺像祀母其中而自刻爲跪像侍
其旁臺甫落成晏親友故人三日畢夜無疾
化于臺下寢洞中里人呼爲耿孝子有一諸
生作耿孝子傳示予質而不文然紀實也先
是予許爲藍陽母孺人銘其墓尚負宿諾今
當并爲藍陽銘以志掛劔之義遂向嗣子索
得其行實云

午刻發獻縣西刻沙河驛宿

初六日發沙河驛午刻至河間迎 勅開讀

如儀余疲矣

初七晨遣家人回京遂發河間宿青縣

初八日發青縣至靜海蕭生來謁留共酌舊
門人也

初九日發靜海從舟至天津時迂者從陸而
不知從水至以爲過客驛遞俱失迎迂天津

日日候 詔使至而詔使坐空舍中供應百
無一備可笑也會李少司徒夢白來訪衛官
倉皇覓坐椅方治供帳是日兵道賈憲副之
鳳王工部濬初田戶部時春王總戎學書俱
至李少司徒贈余兩蘇經解海運圖及其疏
牘記書是夜宿署中

初十日早謁司徒劇談邊事及海運謁王工
部文端公子也贈余文端公復宿山房集謁
田戶部督餉公贊理也云芝麻灣一路兩日
而可達蓋套稱便云蓋新剏也

謁王總戎學書總戎言 朝廷用介冑人當
須其壯時如某者十年前尚能躍馬灣弓今
光景不如前即此可類推矣

謁賈兵道之鳳言天津治兵事歎其重鎮而
無兵余問其故曰兩營原設兵六千耳而春
秋更番往他鎮築城浚池往來道途無休息
寧暇金鼓訓練耶守往例而不變吾未見天
津之有兵也夫芝麻灣道自遼境入天津止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二日程耳我今日借以爲利他日亦當防其
爲害萬一奴夷窺此道而來其可支乎而安
藉此六千弱卒爲哉余深歎其有遠慮是日
宿楊村驛

十一日發楊村午至河西務汪民部來訪招
飲辭報謁而行晚宿香河行乎泥中幾沒馬
腹可畏也

十二日發香河途中大水申刻宿三河

十三日發三河出西門渡河遇秦兵爭渡余
賊僕人勿爭良久乃得渡中流見兩健卒策
馬亂流而渡馬逸人沒于洪流中火伴號而
救之弗得也傷焉作公無渡河行

秦歌苦秦聲烏公無渡河竟渡河風波起
河流湯湯走千里黑雲吹浪山雨來斷送征夫一
夜水公渡河河無梁橫戈跨馬手挽韁壯心未酬
馬革裹俠骨已葬魚龍腸公渡河別離苦水聲鳴
咽傷千古舟橫野渡莫爭先臨別春閨曾記取公
渡河軍書謫前隊方過後隊迫誰謂投鞭可斷流

枉將七尺捐河伯公渡河吞聲愁履穿衣破行囊
羞晨餐未飽填鯨浪招魂不饗犒軍牛公渡河徒
侶哀關山萬里同徘徊誰知昨日連牀酒竟是生
前離別杯公渡河良已矣男兒沙場總一歎旅魂
疑逐故鄉迴熱心不付西流水公渡河可奈何胡
塵欲絕瀚海枯陰風獵獵鼓前驅願洗兵馬挽此
河

午後至薊州邵兵使太宇來訪余報謁留酌
署中譚時事慷慨有心任事人也邵公綜理
驛馬而馬戶得以休息

十四日發薊州晚至玉田令君趙來謁文雅
士也蓋兩中乙榜以不得一第爲欠事余曰
我朝每科登上第三百餘名然名垂不朽者
有幾我輩若以做秀才時要中科第念頭報
答君父便是千古有數人何論進賢冠上
加一進士第哉趙君俯首快余言

驛傳軍興後煩苦驛吏有供應不給而逃者
而使車過其地大率生事在前站人凡用馬

寶用堂文集卷之三十一
一匹便折二匹人夫一名便索二名以至馬
戶驛官俱有使用動輒一二千錢駟馬高蓋
者塞兩耳不聞也驛雖置簿登記而往往不
敢問薦紳不露居枵腹備冠蓋行游足矣何
必縱豪奴悍隸將驛人鞭背出金錢哉余向
沿途禁班役無染秋毫而不能察至玉田偶
訪之馬頭得其故事太息而記之

十五日過訪王吏部性所年兄留小飲舍中
所居地茅茨不飾而持論毅然有難奪之色

正人也申刻至豐潤今君李文琳來見

十六發豐潤早過榛子堡韓開元鵬南所居
地也吊其母夫人喪不值沿堡田疇豐茂雨
過水落稱爲飶土矣時亭午大雨旣霽乃行
中途山水暴溢車馬行沮洳間薄暮至沙河
驛宿是夜五鼓熟睡忽似有人來縛余去究
竟一故案者余夢中語之云生平無一傷人
害物事亦無一傷人害物心奈何置對一人
謂余云當年某相國欲害一人而子以微言

決之今其人寃已直故須子作佐證耳余自
想實無此事俄而一鬼類魁星謂余曰當讀

易經救世上人行好事乃免然

余不已也俄而有五將軍皆

平日屬余指揮者謂余曰若

得而凌君余惶惑間一人從

人者云此地沒有余避之隱

則又有一人持白鏹一錠納余袖曰事已明

與子無涉矣前所費去五十金仍以相還既

覺而天已曙然心中尚怦怦也豈余前生宿

業尚留冥案疑似間耶然內想無可當閻羅

老子一磨勘惟有歸而讀易山中遇人便教

作前生懺悔耳

十七早起雨未霽去永平尚六十里驛屬迂

安縣地縣方今自邑城來見

十八午後至永平開詔如常儀道府諸公皆

不會

十九日過訪鵬南留飲并訪白完白父子以

寶山堂初集卷之三
衣頗垢從人皆病遂留一日

二十日發永平至撫寧宿

廿一日至山海關時總制文公及鎮道以衰
臨俱不見

廿二日出關宿前屯馬上望海看山時風值
西南見海中千艘平渡樂而歌之

燕山北楚亘千里南觀滄海難爲水天險由來出
愈奇長城一絕連復起孤猿叫斷晴嵐碧海燕飛

飛騰海色山光接雲入杳冥海岸連天只咫尺青
青岸草迷平蕪村烟寂寞亭障孤日落征旗動戍

鼓風高鳴鏑走飛弧黃塵驟馬似奔電上坂下坂
凌絕澗須臾攬轡登高崗洪波湧起開三面汴日

浴月百變生驚濤萬丈駕鯢鯨鼉磯鳧鳥浮水際
恍惚出沒俱神靈依稀西南千艘下破浪凌風似

驅馬千鍾萬石平穩渡疑是海若呵護者以茲漕
海濟危邊寧憂斗粟值千錢旌旗雷動三軍色壁

壘春生萬竈烟而今西虜縻戎索山北重關謹鈴
柝么麼奴醜行敲擒塞上諸公良苦心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廿三日發前屯途中遇雨至中右所宿

廿四日過寧遠王兵憲肖乾來過午出浴湯
泉肖乾攜酒飲食泉亭上賦湯泉詩十八韻
酬之肖乾鑄新錢催督餉運撫遼西軍善馭
屬夷深細有宏幹人也寧前一帶倚重焉

女媧煉天工祖龍窮地脉至今八千歲絕塞留炎
赫北海煮清泉南山爛白石汎汎祝融宮湯湯扶
桑宅沸鼎不傳薪藥珠連散珀古亭籠淑氣虛室
通靈液清濯征人纓熱洗壯夫膈應是王澤長陽
和噴沙磧別疑有化工勺水皆春霖明府擁旌旄
高牙羅檠戟當關貔貅千度海鯨鯢百酒漿樂育
從風塵滌行客良夜坐亭池深杯話金革夙欽澄
清懷料奪腥羶魄此水同天河沈戈咸池赤

廿五日發寧遠至小凌河驛宿

廿六日發小凌河至右屯遊擊祝世昌周請
見祝江南太平人也以官籍隸遼陽登武進
士榜通敏無武人跼踏氣新擢遼東都司矣
余入遼參遊以下皆不接見祝以同鄉故延

見之

廿七日發右屯午至大凌河所申刻宿十三
站驛

廿八日至間陽驛熊經畧芝岡以書遣官來
迎晚宿關王廟去廣寧城四十里周撫公毓
陽移書來謂詔書過會城守土重臣豈能置
之不問乞授詔書便余許之時道臣李明馨
以後一日到任遂止廟中待之

廿九日午後至廣寧開讀

三十日遊北鎮周撫公餉榼酒題二詩以酬
午登醫巫閭山一老僧扶掖而上至絕頂放
歌一篇再書二律付山僧

北鎮廟醫巫閭山神也廟栢甚古一樓當疊
石之前石上刻有會仙亭字

名山護幽北廟貌古諸侯孤栢千年社羣仙百尺
樓豐碑留聖澤卷石表神丘何事飛塵息東方爲
有周

地靈開朔極天軸轉關東保塞分雄鎮祈年享別

宮干戈荒亂異風物太平同莫話邊廷苦天山好
掛弓

登醫巫閭山絕頂挾一老僧以從放歌一首
神州五嶽雄九墟遼西乃有醫巫閭長城不能斷
地脉靈氣盤結東扶餘翠屏萬疊遮大漠危峯千
尺凌清虛砂頭奔西似駭浪山勢襟北同衣砌石
壁巉巖俯絕壑泉流滴滴下深渠鼉崗礧礧苦折
屐鳥道盤屈驚催車逶迤百折山之半別開一洞
非人居山樓突兀鑿新磴佛火荒涼依舊廬攀崖
披棘上絕頂天風欲墮吹襟裾蒼茫大海迷烟霧
崕嶮關山等土直劃然長嘯藐姑射世上紛紛同
臭帑讀書浪說醫巫閭今來塞上登臨初攬捨一
掃狼烟息山巔可勒燕然書

書示閭山老僧

老僧扶予登絕頂坐
石上問生歟大事

生來游癖水雲多奉使何緣塞上過題石未能徼
客伴登山早已倩僧扶籌邊未許晁家今作賦何
如宋大夫長嘯一聲看大漠烽煙何日息玄菟

又

昌黎不是喜參禪海外相逢老大顛一息浮生同
泡影諸般假合是萍緣到頭結果君須記當下機
關我不傳何事慇懃叩佛法海天孤寂一輪圓

初一日撫公哀臨三日畢薄暮來訪漏下一

鼓報謁撫公留酌署中話四鼓撫公細心能

任事而意氣和適能調劑人蓋亦遼西一長

城論遼事甚悉而獨言墾田一說為難行

出關自寧前一帶北至山南至海廣者不下

三十里狹者止十八里時與塞外虜為隣設

有不戒則一馬可至然其間地饒多茂草而

種植絕稀間有開種不過近堡一兩段離數

里外即沃土皆汗萊矣詢之城堡父老歎曰

無人無時無本無此三資即膏腴滿前奈何

夫各衛堡軍多而民少則無人差役多而休

息少則無時軍民糊口不給而寧得有蓋藏

以備牛種顧夫役則無本且今牛運驢運絡

繹道路送往迎來奔命朝夕百萬斛運遼陽

而河西不得一粒粟餉銀犒銀防護齎送無

寧日而河西不得一文錢如是尚可言墾田
耶余以是知撫公之言非謂勸農務本爲迂
濶特時勢出無可奈何耳然不勸河西耕種
則河東接濟終有窮時余議 朝廷當捐十
萬金付廣寧撫道召募人夫開種河西河西
民飽而可以濟河東也聞經畧公亦甚怒議
屯種者然則全遼何時有瘳耶因感事賦二
律

遙望關山思渺然遼河深處草連天征人秋盡思
更戍野老春歸話種田萬斛烏檣天雨粟千家牛
鐸地輪泉臥龍軍務真勞矣何似金城更可傳

其二

長夏單車歎遠征幾番駐馬問荒城中宵雨濕牛
羊氣白日煙空鷄犬聲塞下不堪胡騎牧隴頭誰
勸土人耕由來貴粟真長筭猶勝金錢百萬傾

熊經畧再遣書來道遼患頗棘余作書答之
陳按公于廷亦遣書來

初二日訪鎮道諸公李總兵光榮麻總兵承

恩馮餉郎汝京李兵使乃蘭午後撫鎮餞于
郊鎮道別設餞于郊遂行仍宿關王廟李總
戎疑重不洩深練有威大將也馮餉郎清如
止水李兵使篤鷲敏快皆一時邊材之良麻
總戎傷弓之餘氣頗不振然以三全河大將
統兵不滿三千而寓居會城外一驛中欲其
申威鬪外難矣

初三日宿右屯時撫鎮二公各以標兵百人
兩裨將護送

初四日宿中右所

初五日午再浴湯泉王肖乾公以哀臨不得
會晚宿中右所

初六日宿前屯副總兵竇承武通敏人也馭
屬夷有機變而尚威信屬夷皆聽命攜二胡
雛來見坐於堂下飲食之予之錢食已各脫
帽頂謝而出不異中國知禮者

初七日發前屯竇副將餞飲于郊午後過八
里舖登望夫山有孟姜廟爲作望夫行

長城外小山曰望夫山孟姜女尋夫處也海
中一孤嶼隱隱可指曰姜女墳

築城登登杵聲哀海邊池道秦皇臺城夫白骨沉
千載城下有女墳崔嵬睇觀大海連沙積沙頭一
片望夫石妾是秦閨織錦人夫爲遼塞修城役修
城織錦迥天涯秦月遼雲道路賒秋衣欲寄人何
處寒鴈無憑字漫斜欲織停梭還自想不信遼東
在天上誓歿誰憐女子身殉生獨壯男兒往孤身
萬里尋夫君弓鞋踏破關山雲關山盡處迷遼海
夫君不見空招魂瀚海滔滔不可渡邊城淒切戍
樓鼓中夜徬徨宿草間夢裏逢夫話辛苦千人萬
人城旦春我夫旅骨委蒿蓬一聲叫斷哀猿絕高
城白日推悲風悲風動地來白日何悠哉築城萬
夫力摧城一婦哀城邊一哭憐千古海島長存一
杯土而今征戍滿遼陽多少春閨淚如雨

初六日晚入關文制臺表兵使莫駕部俱來
訪薄暮報謁文制臺留飲署中四鼓罷制臺
公通練快爽人也而氣局亦寬大言東夷起

釁之因及經畧今日宜分兵屯守選將訓練
之事甚悉

初七日飲於表兵憲署中午後莫駕部飲予
城樓上

初八日發山海關莫駕部設酒觀海餞予看
長城盡處洪波湧起一望無際而孤城屹然

真天

感懷一律

天險由來

城盡處起高樓連朝宿雨孤

征客一夜風出塞秋但使旌旗營戰壘不緣笳

吹動邊愁憑高極目迷中土車馬紛紛似海流

是晚宿沙河驛

初九日宿撫寧

初十日至永平韓鵬南父母迎余飲郊園中
至晚過訪白年伯飲余舍中達曙矣

十一日項郡侯宋餉郎同年飲余于別署晚
白完白年兄招余及宋餉部于園中飲四鼓
而散

十二日發永平表兵憲位宇餞予灤河上郡

大夫項鄧林部使君宋先之年兄攜酒餞予
孤竹城城圯僅存故迹耳兩山對出灤水經
其下有石當其中題曰中流砥柱夷齊孤竹
君兩祠隔水相望艤舟絕壁下頗樂賦詩酬
謝以記一時勝會也

孤竹古孤城孤山灤水縈山高廉士節水共聖人
清北海寧甘老西山不歿名至今游故國風物尚
嶮崢

其二

絕壁俯平沙雙祠隔水斜立君仍有社遜國豈無
家天地留風教山川寄物華深杯坐淺渚兩兩大
夫槎

十三日至豐潤同年陸令君燧來邀遂往遵
化飲于城外

十五日午刻浴遵化之湯泉別令君宿石門
驛

十六日午刻至薊州邵兵使飲余及牛僉憲
同年薛大叅憲吾夜話邊事時牛僉憲與薛

大叅俱往監遼中軍是日席上夜坐大叅公
問余以佐遼方畧余曰軍旅之事書生焉能
知只有一種機權妙用當以進退公耳經畧
盡瘁鞠躬身殲軍務一點赤心可敬可憐獨
其胷中無一可意人口中無一寒暄語此種
切須亮之一爲所動微生同異遼事危矣夫
能轉物者不爲物轉能用人者不爲人用今
日只以滅此朝食報君父雪國恥爲念何
暇在體面詞氣上生計較耶凡軍前事直須
委曲調其氣平其心俟其轉悟而速行之處
豹可繼羈而遊我身在堂下而實則是堂上
人也二公快余言

十七日發薊州至通州邵太守真憲示余課
子秭并武侯心書及諸刻賦二律酬之

三十登壇司馬郎雙旌拂拂動胡霜文章雄長秦
函谷天地論兵古冀方坐嘯丸泥封絕塞行邊尺
組繫名王高樓日夜思乘興一笛淒清引太荒

其二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采薇久已困邊方天保何因賡廟堂總是漢家憂
鎖鑰故令邵伯壯金湯熊旂日耀胡塵淨鸞麥風
清漢道昌不是壯猷能伏虜誰蘇民力固苞桑

十八日往灣看船回晚宿齊化門外佛寺中
十九晨刻到京邸寓中越明日而

神祖龍馭上賓矣遂見

朝行哭臨禮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